

廣

豐去聲

異

編

廣西異編卷之二十二

印月軒主人彙次

器具部二

寒絨志

洪武間本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僻寂一夕方纔  
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便捷丰姿綽約嚴  
而矜亦不多飾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登廁又過其前  
湛然急走就之則又隱矣它人處此必不能堪况僧且  
年乎自是惶惑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又徐  
於側僧急牽其衣女復佯為慚怯之態再三懇之方與

室及叔生僧復逼體迹之漸相調諶間竟成雲雨事舉朝  
止居址姓守女曰妾乃寺陞之家父母鍾愛嫁妾之晚全  
有私於人故數二潛出不料經此又移情於汝然當藏密  
其事則交可久不然彼此玷矣僧喜唯唯從命於是旦去  
暮來無夕不會將及期少僧不覺容體枯瘦氣息懨然漸  
無生意與同袍救治百端罔効寺中一老僧謂曰察汝病  
脉勞瘵兼攻陰邪甚盛必有所致苟不明言事無濟矣湛  
然駭懼勉述往事衆曰是矣然此祟不除則汝恙不愈今  
若復來汝伺其往而踪跡之則治術可施也是夕女至少  
僧仍與交合將行欲起隨送女止之曰僧居寂寥夜與美

婦歡處是亦樂矣何苦自惑如此湛然不能強而罷翌日告衆衆乃付曰明夜彼來當待之如常密以一物置其身吾輩避於房外俟臨別時擊門為約吾輩協當追尾必得而止則崇可破矣少僧一一領記後二夕湛然覺神思恍惚方倚床獨卧女果推門復入僧與私褻益加款曲鷄鳴時女辭去僧潛以一絨花挿女鬢上又戲擊其門者三衆僧聞擊聲俱起追察但見一女冉冉而去衆乃鳴鈴誦咒執錫持兵相與趕逐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此衆僧言三代祖定化之歲一年一開奉祭餘時封閉而已衆僧知女隱跡即踴躍破窓而入一無所見但西北佛

二微光急往燭之則豎一弊帚耳竹質潤滑枝束鮮潔  
已數十年外物也衆方疑惑而絨花在柄因共信之乃持  
至堂前抽折一筲則水流滿地衆僧益駭異再折之亦然  
以至筲二皆如之衆僧仍明燈細視筲中非水寔精也湛  
然見之悔悟驚懼不能自制於是悉敲焚烈揚灰於湖少  
僧急以良劑調治久之得平

盧涇

開成中有盧涇學宦家於洛下有莊在萬安山之陰夏麥  
既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栢林  
之畔有新寮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沉涇因憇馬觀一

其業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瑩青衣父兄不在行  
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形疎明眸轉眄態度譎詭  
曰有少許家醞卽君能飲三五否涵曰不惡遂捧古銅罍  
而出與涵飲極歡青衣遂擊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  
擲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揚風起  
隴頭寒涵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涵曰  
更與卽君入室添盃去秉燭挈罍而入涵躡足窺之見羅  
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罍中因寔為酒涵大恐懷方  
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夕事  
須留卽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且

代赴取遮郎君俄聞栢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  
顧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沉重相去百餘步溼但疾  
加鞭又經一小栢林中有一巨物隱二雪白處有人言曰  
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明晨君當受禍溼聞之益怖怯  
及莊門已三更倚戶聞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群羊方  
咀草次更無人物溼乘馬潛控於車廂之下窺見大漢徑  
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內遂以戟刺  
莊內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撐空於戟之顛只無聲耳良久  
而去溼度其已遠方能起叩門莊客乃啟閤驚溼之夜至  
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內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

昨宵寐而不蘇矣。溼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  
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巖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  
更無人物。遂搜栢林中。見一大冥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  
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栢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拆。  
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絡  
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壑而已。溼本  
有瘋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招提嘉遇記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漢風調樂琴書。為時輩所稱。許家  
廡間。薄遊秀州館。一富家其卧室貼近招提寺。夜聞



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  
不以為意一夕月明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  
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露鬢綽約多姿料是主  
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啟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你負  
心你真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斟一  
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  
何處尋窈二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  
曰聞君僞儻俊才故冒禁以相親今乃閉戶不納苦效曹  
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纔啟戶女子擁至榻前笑  
鶴雲曰如此良夜更會佳人奈何燭滅樽前不能為一款

曲也女子曰得抱衾裯以薦枕席期在歲月何必泥於  
宵况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入帳中罄盡纏綿之  
樂迨隔窓鷄唱隣寺鐘鳴女子攬衣起曰奴回也鶴雲囑  
之再至女子曰弗多言管不教郎獨宿遂悄悄而去次夜  
鶴雲具酒肴以待女子果迤邐而來相與並坐酣暢女子  
乃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逢樂地詎可  
道憂情因齊前韻而歌之曰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勾  
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燈前藕花下斟一笑勝千金俄然  
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帷深須知此樂更何尋來經月  
白去會風清興盡雞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味

謂轉舊為新，翻憂就樂也。彼此歡情，頓瀆於昨。自是無夕，不曾道再半載，鮮有知者。忽一夕，女子至而泣下。鸞雲感問，始則隱忍，既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女本齊刺史之女，幸得仙術，優游洞天，但凡心未除，遭此誦誦，感君夙契，爰奉歡娛，詎料數盡，今宵君前程遠，大金陵之會，夾山之從，始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終雲亦不勝悽愴。至四鼓，贈女子以金別去。未幾大雨，灑盆霹靂一聲，窓外古牆悉震，傾美鶴雲，神魂飄蕩，明山遂不復留。此二年後，當家築牆於基下，掘一石匣，獲琴與金。金竟莫曉其故。時聞鶴雲宰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攜琴，其琴光彩奪目，知非

凡材欣然受之寘於石床遠而望之則前女子就而撫之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為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琴鶴雲得重疾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壘琴精之言昏驗之笑

蘇還妻

嘉定月浦鎮人蘇還妻張氏頗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嫁舟泊某港柳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顧張而笑關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謂曰吾與汝當為夫婦時婦有孕不就乃產乃來遂與交接婦昏瞑如寐有類而甦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榻則為束縛於地其所衣不

一棍而時時振之僅掩其陰殆顛市井丐白晝徑出  
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夫甚愛其妻百方祈禱屢延術  
鎮治之數年弗效最後一羽流為召將將至乃王靈官也  
箕直入其家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斛粟一事碎之  
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為祟也

王華

王華柴周時閩縣人慕張華之為人故名華家累巨萬性  
耽奇喜事適世亂民貧凡人家有書畫古器無不以貨致  
之聞有不可致者至忘寢食殫思慮繼之以泣必得乃已  
嘗從一奴宿於蓮花峯塚舍奴往隔村沽酒未返忽聞扣

門聲急華自起開門見一鬼三頭六角藍面赤髮目黃光華笑曰鬼頭何多鬼曰未若先生心多華了無懼意因與握手登堂談往昔事鑿三可聽華乘間詢其姓名鬼但吟詩曰身是雲臺第一功橫行海內兩雌雄却嫌文叔無英武血染滹沱江未紅因自請於華曰身是楚人漢光武時為被姦將軍與婦莫氏助帝取天下大小凡數百餘戰吾夫婦未嘗不在行間及天下既定遂與客渡江南展轉流落於此嘗欲擇主而事無可吾意者竊聞先生好古是以莫夜求謁今見先生膽畧真吾主也請得終身事之華曰幸甚遂與同宿比曉乃一寶劍臥三有光驗之下將也

始知破姦將軍之意莫氏者莫邪也華大喜出入嘗佩之  
一日入山自帝當道劍飛斬之彘華死劍在匣中作牛吼  
若經日有頃雷雨大作化為龍而去

盧秀才

盧秀才化承家葑門其姻君某嘗宿外寢一夕忽見男女  
數人僅長尺許謂尹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即般演與優人  
無異尹驚呼盧弗聞也明日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  
擊之入床頭而沒檢得西廂記一本乃尹素所嗜者且觀  
且歌忘以為枕日久紙盡油矣盧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  
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遠時一犬趨墟想盧有侍婢夜

見空房中燈光熒二晝見嬰兒卧地首像木偶而身如魚  
月間驟長若年十六七者每於窓隙窺婢一晚竟擣  
房曰我僊人也迫與合焉以餅食婢味似鷺油飽三日弗  
餐衆訝問始吐實久之庭前牆倒下有巨蛇意其為妖也  
從是妖怪杳出乃遷去

### 金銀部落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  
我乃是鬼為家中冥器叛逆日夜戰鬥欲假一言以定禍  
亂將如之何云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  
墳鬼拈墳言是已塚君於塚前大呼有敕斬金銀部落如



足畢夫言訖入塚中人便宣敕須臾聞斬決之聲有頃鬼  
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  
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  
古器當是破塚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  
開塚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

崔豸

元和中博陵崔豸者自汝鄴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  
讀書牖下忽見一物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  
榻前且謂豸曰幸寄君視席可乎豸不應又曰我尚壯願  
保指麾何見拒之深耶豸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共立

又公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鼓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歷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遠班仲投夫君不拈使何處然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投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重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難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鼓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北垣入一穴中鼓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鼓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一無他怪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窰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為妾  
虛因爾悵二恒見一婦人卧於帳中積久意是窰人為祟  
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晚起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  
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為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  
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覆本末所見服色是窰人遂命  
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鷄子

負鼎

宣城縣學教官見後岡有火光語家人曰此寶氣也掘之  
深尺許得青石版去版有一人肥短着皂衣自坎突出曰  
何幸見天日趨入內室自言吾女七世祖也甚饑渴可具

酒食家人不應瓦礫糞穢總至不得已與之他日謂主人曰吾欲款客煩女具二十席主人奉命至更深有貴客至十許鳴騶而至譚笑飲嚼儼如生人其燭不甚辨明諦視其形或長而角或短而髯或面如獸頭或手如鳥爪皆非人類其有一二相識又里中之物故者也五鼓謝去主人夫婦惘然如夢殊不記憶在席半年婦女皆為所淫士子貢欽聞而入叱之答曰女不過一知府安能毒子又一士往叱曰爾不過一御史耳然皆不敢擊他人犯者損傷猶繼一日自江右延一法官至怪向婦人求哀云某法官有神通吾力不能禦將去女家願先生勿召既而道士至

此木石之妖也。建壇勘問，有頃神將執皂衣到壇前，其  
速復本形，乃一大龜也。命押入九幽，未不復赦，遂不見。更  
掘，嗣後舊坎深丈餘，得大碑，跌所謂負鼎者出，而擊碎之。  
流血其下，小龜凡百餘云。

幼卿

吳興姚察少時宿於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  
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即  
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  
也？答曰：陳三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積面  
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

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新  
色興欲會客食隔宿氣未盡半益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  
以藥毒鼠石為鼠所食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  
鼠自後  
察察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今人呼蹟面盆  
為幻鄉鼠為陳二公公由此也

傀儡子

攸縣陳氏有高樓十餘間怪物擾之人莫敢登其怪或男  
或女或僧或道老者少者妍者醜者凡十數輩出沒其  
皆長尺餘有時笑號歌唱弄琵琶鳴金鼓幻態不一人有  
求見者則問女欲見官人耶夫人耶或答以欲見夫汝

有美婦盛飾出倚欄下視貌極光耀其人瞻拜盡驚婦  
笑云與汝一物擲繡羅囊庭中其大不盈寸陳氏苦之  
無如之何一日有法師至其家延之考召法師直上樓提  
其皮匣一具破之有傀儡子百餘儼如所見其家方悟云  
先祖好此戲裝飾未及演而忽鎖寘樓角而忘之也焚之  
怪息

薛雍

金陵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冥官以子  
懇誠遣來相伴雍喜留宿遂變如生朝往夕來家人皆聞  
之雍自謂奇遇詫於其友友皆謂二曰薛郎多情能感冥

契為賦楚鸞詩羨之已而雍日困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  
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王靈官甚神至是無驗諸雍  
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絀其居  
雍如戒明旦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畫女一  
紙其色線存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畫而嘆精神感通遂  
爾成孽取焚之微有血出雍少時而卒

司花女

鎮江張皮工之子年十六已一夕見一美人來言吾上  
司花仙也與汝塵緣未了特來相就乃留宿其父母他  
見子僵仆於地而已良久始甦父母即知其故雖



亦未及祛穰也充一年體日羸瘠他日恍惚為美人擗至  
金山寺有二道人在井亭上召語之曰子鬼氣深矣非吾  
不能救子欲絕之乎否兒拜曰心欲告絕而婦人不肯去  
且身不由我攝持今遇仙師望乞憫救道人曰且從吾遊  
言訖忽登一大山問師何處曰天目山也頃之又在杭城  
吳山上出一劍授之曰子汝歸俟婦至即斫之兒受劍拜  
謝二道以倏不見遂買舟賣劍而歸父母望之已數日矣  
具告以故父乃藏其劍俟之夜美人復來方就枕父即伏  
劍奮斫其腰頓滅二截乃曰因茗蒂也明日二道人款門  
求見父呼之子曰即擗也出酒飲之道曰借汝兒隨

吾至杭有言相告父不得已命兒隨行少頃已在杭城問  
汝肯為吾藥童吾與汝俱仙兒謝有父母不可曰汝無緣  
遂遣之歸

牛邦本

淮人劉還以事繫泗州獄有王翁者亦坐詞牒至周旋援  
契出獄共詣酒家話別忽有一人問翁姓名牽衣下拜翁  
不識曰請公坐言之入肆其人曰家有一女為邪魅所撓  
延高真聖佛祛之畧不為動昨忽云我只畏泗州王某真  
一路訪公行止特此懇告勿惜百里之遠救女生金堂  
斷十金之報翁曰我實無他伎倆豈堪治怪其人請

翁沉吟久之曰是已向年自鳳陽還泗水一驢復繫  
驢行見一道人襜被而步憊且喘吾問何不乘騎答云  
錢吾以空驢借之曰公請乘之道人感荷上驢行四十里  
臨別以一卷書授我曰依此而行可斷百怪然勿受人酬  
謝也受則不驗珍重而別吾漫置書於笥亦未省視爾家  
怪所畏見者其即此耶其人曰是已即隨歸覓書令其人  
出還曰歸具瓮一口方磚一塊血狗皮一張熾炭以待日  
出而王翁已入大叱曰死老魅何之怪躅躅謂女曰何處

可逃女指瓮曰此中可怪即躍入翁以狗皮封之而令主人以磚覆焉外加重符其熱如火乃舉置熾炭上初極口罵翁瓮熱乃乞哀曰法師舍我我有妻妹可憐翁問爾何妖荅曰丑氏丑氏復是何物曰牛骨也何為不明言荅云不曰牛而曰丑者諱之也促令供狀乃曰供狀人牛天錫字邦本係多年牛骨在城隍廟後苑某年庚申日某人踢傷脚趾以血拭邦本身上因而變幻成形不合擾害某家小姐云云妻紅磚兒妹繡鞋兒見在某處得相見死不獲恨乃停火作法召將搜捕得兩女子於屋棟上別以瓮覆之齊呼牛骨曰哥哥丈夫相與叙泣翁問二物何以作

何為與天錫連親答云某等一是趙千戶家刺梅花下有  
碑以庚申日其小女採花傷手滴血吾身因而得氣一是  
王郎中妻繡鞋庚申日沾月水棄於小院亦得變化與牛  
邦本假合妻妹實非一體今後世人庚申日不宜滴血在  
物必能成生氣法師能恕我三人當遠跡市城永不敗更  
近人世矣翁大笑竟發火灸殺之哀聲震瓮良久寂然啟  
其封一有牛骨長尺許女鞋古磚皆焦灼云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  
遇登第時所使也原隸行政常令郵書入京其年秋七

月李約自京還郊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憇古槐下時月映  
林杪餘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偃而曳杖亦同來止既坐而  
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蹒跚不能良行  
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言曰可  
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捧自後  
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  
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  
命約不荅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父已化  
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談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慙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妖魅為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鏖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階下化為餅蓋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餅醲醢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

客醉而撫其筓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姜脩

姜脩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檢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脩罕有交友忽有一客阜衣烏帽身纔三尺腰濶數圍造脩求酒脩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脩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脩甚訝之又且憇其異人起拜之



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邪客曰吾姓成名  
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  
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脩  
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嘆  
曰樂哉樂哉遂仆於地脩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  
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或抵一石割然  
有聲尋不見至曉覩之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

姚康成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汧隴會節使交代入蕃使廻  
郵館填咽遂假邢君牙舊宅設中室以為休息之所其宅

又空廢庭木森然康成晝為公宴所牽夜則醉歸及明復  
出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單城歸早其屬有博戲之會故  
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後召客客無至者乃令館  
人取酒徧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  
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  
入院遙見一人入一廊房內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心  
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即非僕夫也因坐於門側且  
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詩人所作皆務一時巧麗其  
於託情喻已擬物賦懷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賦一  
篇以取樂乎皆曰苦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

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為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  
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而吟曰當得  
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  
效龍吟又一人肥短髮多垂散而吟曰頭焦髮禿但心存  
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康  
成不覺失聲大贊其美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曉召舒吏  
訊之曰近並無此色人康成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  
方見有鐵鋤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叟穰帚而已康成不  
欲傷之遂各埋於他處

石占娘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肅而紹負大志稍長嗜學因葺舊廬為書舍前則疏渠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峰入雲幽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曉霧將散猿鳥和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紀生日讀書其間黃卷青燈臺臺之倦一日讀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扣門聲啟視之乃見一女子体态輕盈面瑩寒玉笑謂綱曰妾鄰家女也聞君高韻乃爾唐突意在請益也綱見之大悅與之攜手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高白帝城閨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嚀響之夜接臺斷續聲搗碎鄉心愁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愿不入蓬

歌耳空憺玉闌無限情網稱贊將犯之女佯拒之曰聘則  
為妻奔則為妾古人之格言也妾非草木豈不知貞潔之  
可嘉而淫奔之可醜耶君何易視妾而犯之耶網懇請再  
三女翻然改曰雪情雨意人所同然妾非不欲順從第一  
身易喪美譽難全此妾所以寧拂君情而不改也於是與  
網就寢女復吟曰君住竹塢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  
青山應笑人已而歡足網因問父何里何氏女曰妾姓石  
名占娘家坐午向樹木為記與君為同里人君果不棄明  
當訪之網曰汝能歌乎女曰僅爾俱韻網遂以思君與別  
來為題命女作歌歌之女不思乃口占一歌以答歌曰思

君與別來兩見落葉黃  
迢迢隔千里各在天一方  
欲  
無翼欲涉川無梁昔者面膠漆今胡作參商  
平  
長  
安  
道  
人馬自輝光不念莫逆好  
虛名竟垂張南箕豈堪  
餒  
牛  
難服箱憂來不可  
鞍  
膺  
獨  
徬  
徨  
亮  
無  
金  
石  
心  
與  
昔  
未  
相  
忘  
已  
而  
鷄  
三  
唱  
女  
聞  
之  
遽  
起  
披  
衣  
謂  
網  
曰  
郎  
君  
珍  
重  
明  
當  
重  
來  
不  
待  
請  
矣  
網  
執  
意  
留  
之  
曰  
只  
此  
自  
厯  
奚  
必  
去  
耶  
女  
怒  
曰  
家  
有  
父  
母  
倘  
事  
敗  
露  
罪  
將  
安  
歸  
不  
惟  
有  
玷  
於  
妾  
抑  
且  
不  
利  
於  
君  
網  
不  
從  
女  
力  
奔  
網  
以  
被  
累  
而  
抱  
之  
父  
之  
不  
動  
及  
啟  
視  
則  
一  
砧  
杵  
也

鄂州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廳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  
其見宜黃劉巖叟罷滿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初到徧謁  
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每其父夙興必  
起侍湯粥送之升轎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顧而笑方注  
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覩自言只是鄰近舖籍小民女瞻  
慕丰采乘間竊來胡子浸有惑志但念官舍嚴密豈外間  
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吏曰此決非人俟其再至試執而  
視之當驗其實明早承議出女徑造室內以言誘之曰汝  
既云慕我當少圖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今倏來倏去甚亡  
謂也女躍喜即有相就意胡子直前擁之復奔迸求脫把

持斧急覓懷抱間漸縮小呼燈視之則木板一片在手蓋  
舊屋裏刺風板也取斧折而焚之怪遂絕迹

第二十二卷



鹿豔異編卷之二十三

印月軒主人景次

草木部

妖柳傳

熙寧間福人陶彙以令至秀州攜子希侃遊學希侃美丰姿尚詼謔涉山水而怡情侶花酒以適意長吟獨味暮景興懷慨然有超天下志而功名事不足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棲林淡月漾水希侃不覺成寐未數步而山鍾野笛又飄然交送來耳正欲解纜一得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盼間一娉婷參前陶生驚

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持半幽獨生用其若北  
答曰門崖壁石顧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菱葑栽  
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  
之獨啼鶯語燕何荒之寂日飄搖於煙水之鄉無所歸也  
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  
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帆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嘗  
永約生曰此中願耳李家尊赴宦且屬意鄙身固難舍也  
妖撫然唏吁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  
有投林之矣君乃欲為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  
使我埋堊立壑乎妖曰徒木南門者孰與種梅孤山之森

逸者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孰謂丘壑非賢者  
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實  
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  
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比足云生曰苟能遺  
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  
耳茹芝四老子採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  
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典霜松雪竹同清未聞祭前  
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下  
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輩  
之有步生蓮花者有粧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

見逐者有啖囊求去者踈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藥若藥  
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况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  
樑天不我遇則塗樗泥櫟遇不遇命也君謂由人乎哉不  
然謂之釣叟傳之築儒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筭一  
版朽爛瀆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教  
然曰信如子言甘典庸上者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  
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典臣草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  
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煙暮雨同一丘耳孰分梧櫟之典  
檗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  
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為可鄙也垂涎

富貴者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松夢之思懷  
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德  
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涸  
華茂未幾枯槁隨至方將宴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為  
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  
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  
徒朝求片上之李暮拔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驅馳世途憂  
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玉貌  
縱廟相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况未必得遊者乎是  
夫托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菊英纫蘭佩蓮蓬

鳥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片月浮雲不  
以喻其閑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及事  
歷焉誠所謂時可常日而日可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  
月乎以此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語足關  
心留子殆非山家者流歟而何其典達也妖復低容促膝  
曰帝堯舊裔曰微漢禁階吳風光非昔勸陵之門戶問者  
踈而隨者少也行行種種無非琴瑟逆恨之情故特僑寓  
以避此耳生嘆曰然才容兼妙無怪乎不屑事人也妖反  
太息曰張君一別腰緊眉相照別含情春春虛度連理之  
樂殆不可復望於今矣生曰然則有九嬖否妖曰紫荆伐

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憐枝者誰歟生曰既爾孤  
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荆人遙青松落色  
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賣則擠矣生曰若然則人可  
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  
良幹郡縣乏敷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為庸材葦寒而蠹也  
數矣又且放王呂之牛羊株連善類顛仆之個行將切於  
本根之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  
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淒風寒雨杏褪桃殘山路蕭條  
雲十里苔荒蘚敗情颺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  
暖一簇翠煙畫舫玉驄酒旗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

鮮教明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  
盡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秦  
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郎君是以不辭李  
下私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為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  
嚼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即  
當潛名澗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聯絲木襟披楊柳之  
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快一坐於無鷺鶴伴鷗賓洗  
星溜於不染上蹤尋野之孤翠春田清露下續桐江之一  
線秋水寒潭拄杖穿花一無留意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  
夢遠乎松杉據弄床頭之笛日心飛於蘭桂移彈石上之



柔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  
與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啾啾慕紫薇之臺閣有撲黃棘之  
門牆嚮鎖情懷桎梏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  
博洽多聞豔冶括日嫵娜醉心意必仙種也感慕益切復  
取舟中行樽鋪松陰之下欲求舟會交接間極盡情事起  
與生別鷄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  
幽情又夫屬長條禹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生  
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彙欲發泊生意逗延不進  
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任妖艷然不許曰君  
蒲姿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揀

之蕙煙即平之爪冷澹巖雲湖水中也顧可自蹈危巖  
人振落剪拂甚執妾所不願也已生情不能舍哀哀懇懇  
約以送至家尊即當與俱此山請之再四乃從及抵秀峯  
餘希侃忍違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過秀峯令嚴取  
告之師乃除地為壇設觀音像取楊柳灑水呪之結跏趺  
坐引妹問曰汝言何地而來至此妹荅曰會稽之東沙山  
之陽是我之宅古木蒼蒼師曰噫兒蓋柳也吾嘗聞是兒  
返性矣不道其復為幻也妖乃輒然笑曰陶君有緣兒將  
教以不死之術非祟也師不能窘為宣楞嚴秘家神呪令  
痛自悔恨母為物耶所轉於是號泣請去復謂陶生曰父

與子遊何忍過舍願就別即相對引滿作詩注曰何  
二十七是良時江上多綠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其君千  
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所  
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二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為希  
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周江二生

青浦周士亨江有年相友善一日九月中偕往涓塘舟次  
塘東唼泊一樓下其樓不甚高樓上二女一白面一紅面  
倚窓笑語周江兩生仰視間漫賦一詩曰風有煙霞舞  
然興不群秋聲飛過鴈水面洞行雲逸思乘時發詩

處聞扁舟涉方杜更喜挹清芬蓋其詩直寫心懷初不  
二女也樓上乃大聲曰舟中有詩樓上豈無詩乎遂朗吟  
一韻兩生側目聽之一女吟曰湖天秋色物凋殘花吐黃  
半葉未乾夜月一灘霜皎皎西風兩岸雪漫漫為毡却羨  
漁翁樂老絮誰憐孝子單忘在孤舟業裡宿曉來誤作玉  
濤看一女吟曰金風稜稜潭潭因飲馬蘭花發滿汀洲富春  
山下連漁屋采石江頭映酒樓夜月光蒙銀露浴夕陽陰  
暗錦鱗浮玉孫醉起應聲怪鋪着紅絲毯不敢吟畢共笑  
乃以蓮房藕稍俯仰兩生舟兩生共起上岸大呼欲登樓  
躡之恍惚聞不聞女聲樓亦不見兩生三三駭返舟四顧但

見蘆花白蓼花紅士亨遂更號蘆汀漁叟有年夏  
塘居士以識其異耳

薛稷

云

薛稷河東人幼時於空櫺內閑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細  
步中庭嘆曰良人負笈遊學艱於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  
惋因吟曰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歸  
三五候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謝微  
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廂覓素粧聊將綵筆寫芳顏  
圖作湘紅卷藏取香奩當卧觀其音甚細而亮聞者  
遂隱於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人

應相念阻於跬步不翅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歲  
不我踐居無知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  
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然解寶袿轉態皆  
娛非一狀共協平生願柰何庭中鳥迎旦當窓  
未畢使我夢魂散於物願無鳥於時願無旦與  
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邂逅玄  
虫鳴樹間雀墮香好鷓鴣又將還隱几夜不寐  
朱火颺青煙蟲沒絀墳素以開我顏展轉復反  
側傷彼閨睢篇沉吟下階步西五月方殘嗟  
我牛女星遙遙隔河端鴛機不成足服箱良  
獨難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  
蘭中稜苦心強記

蘇詩又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敬之也一時傳誦謂一  
花為夫婦花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  
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  
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  
牖聞有唵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  
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亦  
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遂  
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

再來願先生未見損既去珪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其跡且將為患矣於是緝絲為緝數百尋候其再來系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珪即以緝系其臂牢不可解開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緝而去至明日珪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緝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狄明善

仁和狄明善者之海益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遙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選入肆門



惟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為飲而來郎明善然之女遂  
明善至肆後小軒扁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  
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之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  
姓桂名淑芳嚴君蚤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此以貨酒為  
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味桂一律以挑之玉  
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種分蟾窟根因異名自  
燕山秀出常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清噴味沉香冷  
把高樓折分付姮娥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  
之紅藥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纏綿越明日辭去女泣曰君  
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處不吝一見妾之愿也明善

歎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草喬林杳無酒肆  
老桂夾道而花耳

周少夫

曾吳字六鹿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  
秋無種不備一日蚤起見黃大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  
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  
季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天吳驚報  
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於青  
夫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翁拊掌嘆息曰我無緣執何至  
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

地方百里二年無病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是也

###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冥坐必求寒林淨境始  
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方  
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道  
也有物長六尺餘皁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  
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復  
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澀而軒智通  
為以香匙罌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門

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  
青桐樹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會  
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七寸餘孟魁之口灰火  
滿其中光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

翻經臺記

潤州單于忠訪友於江州富南門外時季夏望乘酒興步  
月數里至一臺邊臺上有五女子色富麗與清瘦四女子  
交啗皆曰人來也吾等當去一富貴者曰異鄉人也無避  
焉忠意必豪門姬妾遠視不敢登注相瘦者塵忠上各為禮  
將欲告以相啗之意忽又一人來始知骨堅剛謂忠曰君何

來忠惡其疑乃曰乘興月遊非有心冒突也斯人笑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奚嫌之有邀相席地而坐推忠居首斯人少之女子各以為序忠問富麗者姓女曰吾姊妹五人何氏問清瘦者女曰吾姊妹四人符氏及斯人乃曰吾姓石名平適聞諸女相嗤予特來分解耳敢問何也忠亦曰未知諸美人出何名門因何事相競耶清瘦者曰子等共適一門一人姓謝彼五人恭逢盛時予四人身當厄運彼以榮華誚我淒涼殊不知物各有時泰極者必否否極者必泰此造化一定之理彼但知其盛不知衰漸至爾其將盛之我也但見我衰不知我盛可待我其既往定爾

了髮不識棄除之數妄為非謂是以不平耳不意一  
笑於君子富麗者默然內一女子拂綠綃移玉履舞而歌  
曰妾生長兮水中央薰風吹兮漣漪香粉臉嬌兮羞楚娃  
纖腰脆兮媿王嬙珠璣狼藉兮雨露文章燦爛兮鴛鴦兮  
鞋兮潘妃誇金刻溪兮越女墮粧清風來兮翠析明月上  
兮雕梁歌悠揚兮驚姮娥舞婆娑兮響玲瓏笑彼兮剥膚  
暴日委顏兮灰死草黃齊無鹽兮形質買臣妻兮行藏我  
歌兮丹鳳鳴我舞兮碧鸞翔廣寒兮燦燦輝綵蘭榭兮拍  
拍春陽繼而清瘦中一女整素髮拖碧袖亦舞而歌曰八  
月來兮風氣涼天地廓兮羅空囊群菲卸兮赴東流惟孤

芳兮開秋江透清芬兮輕漾颺弄媚影兮斜飛陽臨

注

兮倚臺粧承玉露兮沐容光清操兮彷彿衛仙嬌姿

注

顛花王適我兮得意盛時正爾兮失所悲傷堅枯兮禦

殘夢依破蓋兮搖寒塘富貴兮渾如春夢矜詡兮修爾傍

徨天道兮消息自然物理兮盛衰靡常嘆么麼兮罔識化

機得融和兮頓肆輕狂餘韻未絕車聲軋軋皆驚曰家有

人來各宜散去忠慮其家人見以致禍不顧而走至寓處

譙已三更矣愛其詞新記而錄之明日再往孤臺悄然題

曰翻經臺忠思一統志言謝靈運作翻經臺於江州是也

臺邊有小池荷花五柄池北溪畔芙蓉四株忠始悟富貴

女子五人姓何者荷也清瘦女子四人姓符者芙蓉也  
及時向榮芙蓉失時未茂花神各相譏笑耳比至一類亭  
中見有石桌鐫圍棋局乃知石平者枰也覓土人問之臺  
池果謝靈運所創昨夜乘車而過者靈運之流裔謝大郎  
云

楊二姐

廣陵八里灣有少年曉行見路傍楊樹樁一竅哂曰此類  
婦人之陰乃溺其中而歸夜聞扣門聲甚急曰我楊二姐  
也特訪郎君來此少年納之則一絕代佳人笑容可掬曰  
郎君自行何為溺以濕吾裙少年亦不記牽衣求卸女飲



然相就焉。明日告去。如此往來數夕。其兄勸使索銀曰。奴貧無以贈。惟某田中有盜。湮銀千兩。今被蒔秧者混之。僕苗碩當覓之來也。他日引二女至。一見少年即奔去。曰。彼皆吾妹。害羞而避君。勿訝也。不久少年黃瘦欲死。乃延法師。考之。自供為揚樹妖。即取七釘釘之。鮮血沾地。後求絕焉。

光化寺客

兖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驟天因閱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編落。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亦

疑妖但心以殊充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交纏  
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  
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徧盡而  
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  
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即上寺門樓隱身  
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窈  
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  
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儻因斫之根本如拱  
瑰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啟其重箱百盞既盡白玉指環宛  
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食而斃

海月樓記

嘉興朱士元年二十餘丰神飄逸遊興頗濃一日道經  
城下仲夏之也鬱蒸恍惚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正驚  
疑忽有一女童施禮於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過山避暑  
朱曰素不相識得非邀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幸無見  
却朱與偕行但見夾路清陰仰視前林樹生絳菓可羨朱  
自念生長郡內不知有此佳境更進半里入一洞門遙望  
樓臺度一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女子上下綠衣脂唇  
尤為奪目降階而迎引入內室坐定女童進茶訖朱問  
姓氏女笑曰妾楮遂良之裔邀君欲了夙緣也頃聞謫

酒後羅列女童後捧一水晶盤盛絳果如楊梅大其色略  
淡鮮圓可愛女與朱暢飲以絳果奉朱者三五不厭因命  
女童歌賀新郎詞以侑觴詞曰花柳却炎蒸運神工重樓  
臺宇頃刻間成綠水青山多宛轉免教燕駭鶯驚看來無  
異到神京慮只慮佳期不定天從人愿邂逅多情相引處  
珮環聲 等閑回首遠蓬瀛呼小玉敬呈絳果謾薦蘭羹  
須信是瓊漿一飲頓令百感俱生且休道塵緣易盡縱然  
雲收雨散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此會果非輕瀆爾花枕  
曲盡魚水之歡建晨朱謂女曰僕承款愛甚欲留連但吾  
父甚嚴欲即歸以免深罪與卿再圖後會耳女曰靈境難

江表貞易夫妾因成緣未了故委身耳正議久聚何郎去  
斗牛復悲辭女仍設席樓中復以絳果奉朱將行時出一  
軸展於几寫詩三絕以贈乃揮淚而別詩曰壺天移傍郡  
城壕雲自飛揚鶴自巢千載偶偕塵世愿絳桃花下共吹  
簫又云澗水沿流出鳳臺引將劉阮入山來郎懷何事難  
拘束謾被東風吹得開三云陽臺後會已無期眉上雲橫  
不自知那更靈官傳曉令含情騎鶴強題詩朱携詩軸出  
洞忽狂風大作飛沙眯目不覺失足墮於山下乃顛仆城  
隅宛若夢覺歸而其父嗔朱夜宿於外欲責朱乃出軸詩  
呈父父不之信令人踪跡其地唯有一石橋過橋豐林在

有楮樹一株絳果纍纍上它無所有女實楮樹之精其類  
奉絳果蓋即其所結之實世所謂楮桃云

蘇昌遠

字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  
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  
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  
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戲動或一日見楮  
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  
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老樹懸針記

天順丁丑歲中安陸州民人呂姓考生子潤幼而父母  
其命天乃捨於本郡龍山報恩寺為僧法名宗潤及長聰  
明過人一切經文覽而悉記但年輕放蕩惑於女色寺西  
利涉橋邊乃麗春園也潤常宿一歌妓家其師老耄而不  
知夜去明來如是者一載一日客有蘇州張容者因與其  
妓會飲歌唱至晚欲止宿焉妓以其故告容因起行見壁  
間所畫三美人蹴鞠圖乃攜筆戲題曰翠袖紅裙窈窕  
當場忽露一圓光何時遭遇張容手氣散風前頃刻亡  
夜二鼓潤涉水又至燈燭下乃見是詩倉忙奔走回寺  
疑圓光指和尚為題也恐其害已於是經月不敢復往

寺牆內有一皂筴樹其地頗高潤因失佳期終日倚  
涕目望麗春之園久而成疾一夜二鼓時忽聞窓外人行  
潤開門問其為誰言未發一美人隨入燈燭下見其美貌  
非世人比向潤拜言曰連日見君倚樹懸望不知所望為  
誰若為妾耶便當奉侍若它望耶妾當速回潤曰娘子是  
誰家美人曰妾乃坡下李家園邊余六姐潤乃跪言曰我  
心非在一日專望六姐今蒙不棄實悅倖耳乃與之交歡  
天明而去至晚復來來則燈下專攻女工或以紅羅或以  
綠羅縫製鞋履二三更方就枕顏貌愈盛而潤形骸日漸  
消滅矣一日其師怪其形瘦至晚穴壁窺之不能得見復



聞婦女聲次日以杖杖之潤不勝其苦乃以實告其師以  
針穿五色線後潤教之曰今夜若來汝當以此置諸髮後  
勿令知之不然吾不爾恕潤應之曰諾鐘罷時美人復來  
手持一白綾荷包以贈潤潤謝收之歡會如昨黎明求去  
乃以針種髮後美人不知也天曉報其師師與之尋訪及  
坡下李家園內果有余六姐其姿容行動不相當類始疑  
為崇回觀寺牆邊阜茨樹頭懸五色之線師謂之曰此線  
何得在此潤知實為其所魅驚仆在地久而方甦師乃鳴  
鐘擊鼓以聚大眾唵經伐樹血水交流是後遂絕潤取視  
荷包履鞋皆楓葉草茵之類也然潤終惑於此逾月弗

笑

臧願正

滁陽臧願正風流醞藉士也景泰間一日乘醉晚遊於西村之別墅樂而忘返迷失歸路正徬徨月影之下有二叟扶筇迎笑而來曰臧生效窮途之哭手抑亦傲步月之樂乎願正曰余今已醉寄身荒野木石在望鬼崇與隣焉知四肢之不溝壑也是不可以不哭然而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清風薦爽喬木羅陰飄飄然如寓仙境又安知途之窮乎此則不可不樂二叟曰樂固矣而茲何適乎願正曰如之何叟曰子荒庄去此不遠請至夜話可乎願正遂與偕

行不半里見叢林中一茅屋卽叟居也二叟引鴈正據口  
而坐鴈正問其姓名一叟曰鄙人姓吳指一叟曰此老  
祝子二人者可以引鳳可以棲鸞今日邀君至此盍聯句  
以爲樂乎鴈正曰諾何以爲題叟指石前梧曰卽詠此梧  
一叟曰亭亭直幹老雲林吟未已鴈正大聲曰公吟不讓  
唯以二詩末聯予成之耳二叟遂連吟曰應是栽培歲月  
深明月枝頭雙鳳宿清風葉底一蟬吟黃飄金井催秋色  
翠覆銀床落午陰鴈正卒曰莫爲斧斤來伐取良材留得  
作瑤琴二叟又吟竹曰直立連雲翠作堆故家不厭  
栽一竿瀟灑迎鸞舞萬葉婆娑引鳳來勁節弗爭春

虐心已作歲寒慙願正又卒之曰何時斬得長枝去  
金鰲海上回二叟遂作怒曰臧生何無禮耶好情邀  
乃起意斬子清趣是不近人情者竟相與拂袖而去願正  
默然無知之何第酒尚未醒而天已明矣頽然坐於梧竹  
之傍乃知二叟云姓吳姓祝者即此二物也遂驚訝而歸  
後人結亭於其地而錄願正所傳二詩於壁以為滁陽一  
絕

錢氏子

揚州之俗正月十五日女子皆出周流通衢謂之走百病  
錢氏子者晚出遊觀至一巷見女子冉冉而來其貌絕美

駐足自念得此女為婦當一生願足女子顧笑曰誰家小  
官人答曰某坊錢氏也姊能同過啜茶否答曰母在後未  
可子先至某處相待吾母回即當奉造錢子喜甚至某巷  
伺之果見此女步月而至綽約如僊時市聲已息街上絕  
人錢子手執其裾以歸家人悉不知也自此結好情固夜  
夜不虛其枕或時白日偶坐象奕飲譁儼如夫婦都不憶  
父母之在旁也其母室在左見子與人語笑而無其人且  
憂其日瘠乃正色扣之不言其父以刑威逼恐乃吐實曰  
彼云某巷花家之女也父曰某巷安得花家密告其母  
其至掩捕之其夕女至言二大人疑我乎我不久白矣

當以六禮嫁為君妻何二大人之無兒女愛也毋自外  
入已失去如此數遍不得乃靜卧以聽之見其行出  
後衣拂板垣如樹枝聲問其子何所贈曰有胭脂一裹視  
之杏花瓣也其家有小園杏花開母乃以草繩四尺束其  
樹腰而入其夕女子黃帛勒腰而來錢問姊腰何物曰媽  
媽為奴束腰日子白其母父大怒以斧砍其樹作二段即  
為二美人而至又碎為八即為八人又碎為數十段即為  
數十人皆長寸許父母懼焚薪焚之殺斷其跡此杏高不  
過二丈其本僅如人臂不知何以能變怪若此識者以為  
妖物所憑

焦氏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閭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  
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  
綠衣翠裳映窓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  
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  
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僕執得一  
梧角以置所卧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隱  
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  
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怪惑  
僧矣

野廟花神記

河陽神邑也去城八里許舊有真君廟在南向塑真君像坐堂之中衛以衆將狀貌凜凜類公署然堂之階下兩傍好事者為植辛夷麗春玉葉含笑四名花廟既偉傑花復幽麗觀者爲心賞矣一日儒士姚姓諱天麟者河陽人也因訪友遠出及歸未獲入郭而天色已昏黑矣退無所及進無所之倉皇引望遙見一古林奔赴之見林內有屋數椽意必民居也忙步謁其門及至有一蒼頭竚立於門外天麟揖而扣之曰此非旅館乎蒼頭笑曰誤矣堂堂巨室豈旅館乃爾也天麟曰然則何居蒼頭曰河陽真君之宅



天麟遂求蒼頭引見真君蒼頭不拒引天麟入重門至階下乃見一叟僕頭緋衣端坐堂上天麟頓首曰僕河陽布衣姓姚名天麟迷路至此伏乞相容真君揖天麟起謂曰文士勿過為禮天麟起直君拽之上堂延坐以賓吹復命蒼頭進以酒列以果與天麟對酌酒數行真君沾沾喜顧天麟謂曰家有四姬長於歌舞尤善吟咏欲出以侑觴恐見誚於大方文士也天麟避席謝曰重辱雅贖敢謂誚乎直君召之少頃四姬出見容色倍常態纖纖若儂侶謫降者真君首命賦詩四姬請題真君曰各以君名為題可也其一姬名辛夷自吟曰桃杏飄殘春已終芳容新吐玉闌

中筆拖紫粉非人力苞折紅霞似畫工露染清香疑蘸水  
風吹鈿勢欲盡空何當折向文房裏一掃千軍陣略雄其

精

二姬名麗春自吟曰一種根株數種花兩餘紅白靜交加

神未效趙飛燕顏色宛如張麗華倦倚春風耽宿酒濕  
淚時露點盡砂東君自是豪州客吟對芳叢興覺除其三  
姬名玉蕊自吟曰瓊花柳絮與山礬名品先賢辨別難數  
朶粧成冰片皎千枚劃出雪華寒唐昌覓種分歸植仙苑  
尋香折取看回首東君渾不管狂風滿地玉闌珊其四  
姬名含笑自吟曰天與胭脂點絳唇東風滿面笑津津  
自是歡情足醉臉常含喜氣新傾國有情偏惱客何如

語似撩人紅塵多少愁眉者好入花林結近隣吟畢真君  
命之歌歌罷命之舞其歌麗曲似鳳轉喬材舞纖腰即柳  
眠紫禁天麟盡歡酩酊少憇几席間忽覺天已明矣視之  
不見真君四姬所在獨一泥像儼然廟中堂題曰當境土  
地河陽真君廟兩傍四種花則辛夷麗春玉藥含笑也天  
夫好驚嘆而返

菊異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  
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它所路迷  
偶過其地叠叠朱門重重綺閣煙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

君恩為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佇立久之忽見門內出  
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  
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於是美人前導君恩後隨  
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  
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挂  
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  
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吟短律何如  
於是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芳業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  
學道教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煙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  
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舊實音蝴蝶不知沙已暮尚穿

離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吟白菊曰嫩寒離落數枝開

露

吹香入酒杯却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  
曰冷香庭院晚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  
秋風江上玉芙蓉二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美君  
恩乃從容言曰娘子獨守孤帏寧無覩物傷情之感乎美  
人笑曰萬物之中惟人最靈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  
食其覩物傷情之感寧能免乎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求借  
琴瑟復奚疑哉是夕二美人與君恩共薦枕席情愛尤加  
美人戲曰紅葉傳情非銜玉而求售君恩答曰素琴感興  
非踰牆而相從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恩情未足余統

未溫安忍棄妾而遠去乎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  
屬目懸切耳去而復來庶幾兩全而無害矣於是黃衣美  
人出金掩髻以贈別白衣美人出銀鳳釵二股以贈別會  
曰好賞一物聊見此衷伏乞覩物思人不忘妾於旦暮可  
也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歧話別不勝愁  
含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  
為道郎君赴遠行匆匆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松  
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款款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  
別君恩歸第時切春注或成夢寐或形味嘆私心喜不自  
禁美追明年復有故宅往道經別墅君恩謂可再見美

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思憐以爲神急取掩髮鳳釵視之皆  
菊之黃白瓣也